

資治通鑑

冊五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四

起上章攝提格盡旃蒙協洽凡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以春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

徭役比豐沛

復方目翻

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

山東悉平

據范紀是年馬成等拔舒獲李憲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蓋獲李憲則江淮平斬董憲龐萌則山東平也拔

胸之上上逸拔舒事

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還從宣翻又如字

帝積苦兵間

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

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

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說文曰騰傳也數所角翻公孫述屢移

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

孫即宣帝也宣帝有公孫病已之符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

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自言手又有奇復扶又翻王

莽何足效乎王莽自陳符命遣五威將帥班之天下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

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卒讀曰粹君日月已逝謂已老也妻子弱小

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

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荆邯說述曰漢高祖

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

復戰邯下甘翻說輸丙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何則前死而成功愈

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

附威加山東賢曰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囂傳曰名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雍於用翻遇更

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

推危乘勝

雷翻吐

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

章句賓友處士

處昌呂翻

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

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

賢曰以冀居西無東之意故置之度外而不為

憂

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

賢曰

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間古覓翻

使西州豪傑咸居心

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

沮在

呂翻

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

益州

禹貢梁州之域也

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

有王氏自潰之變矣

賢曰王氏即王莽也

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

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

誘音西

急以此時發國內

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

賢曰巫山

在今夔州巫山縣東

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

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

內震搖莫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

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武王伐紂至于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

師千里之外者也邳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東帝謂光武

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

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

邳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述做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蜀

者述以為兵故曰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

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

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

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

幣不行百姓苦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

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為郎哀帝時述以父任為郎好呼到翻少詩沼

翻習漢家故事出入灋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為

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捷居言翻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

士暴露而先王愛子先王子況翻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

此大臣皆怨為述亡國張本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

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帝起兵徇潁川異降以為主簿為吾披荆棘定

關中為于偽翻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葦亭豆粥

虜沱河麥飯事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卒與侂同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志射鉤臣無志檻車

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射桓公中鉤後魯怪梏檻管仲而送於齊公以為相說苑曰管仲桎梏檻車中非無愧也自裁也新序

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酣管仲上壽曰願君無志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志束縛於魯也此云射鉤檻車義亦通射而亦翻臣今

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東都臣子率謂天子為國家難乃日翻小臣不敢

忘巾車之恩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申屠剛杜林自隗囂所來

考異曰本傳云七年徵剛按明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

在此帝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為太中大夫 三月公

孫述使田戎出江關

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巴郡魚復縣賢曰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

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招其故眾欲以取荊州不克帝

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

絕

賢曰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為閣道又公孫述傳註曰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

余據水經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入陰平又東南經廣漢白水縣臨洮與西縣接界故天水之西縣有白水關而廣漢

之白水縣亦有白水關自源徂流同一白水也賢曰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故關城在今梁州金牛縣西述性

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

之勢也

須待也孰古熟字通用人大呼則響必應言俟其上下乖離而攻之必有為內應者呼火故翻

帝知其

終不為用乃謀討之 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

郡

志長安在維陽西九百五十里

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

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歛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

疑故歎許及翻壘斯氏翻疑疑難故事故也復扶又翻事久尤豫不決賢曰尤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

尤尤行貌也音淫余按尤讀與猶同毛晃曰尤字從犬曲其足古與尤字同唐史以尤豫之尤音淫者誤也歎遂發憤

質責囂曰賢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否音鄙故以

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囂字恂字伯春質職日翻賢曰

委質猶屈膝也又音摯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邪因欲

前刺囂刺七亦翻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歎歎徐杖節就車

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邯下甘翻囂將王遵諫曰君

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來歎字君叔賢曰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使疏

吏翻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

骸易子之禍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遂圍宋宋人易子而

食析骸而爨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

命哉重直用翻歎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

可按覆行下子孟翻說輸茂翻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為于

偽翻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己未車駕至自長安 隗

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 師古曰坻音丁計翻又音底 伐木塞道

塞悉則翻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

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 偽翻 今百

姓遭難戶口耗少 難乃日翻少詩沼翻 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

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 所部郡縣各考覈其實也 省減吏員縣國不

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

置其一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

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 賢曰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大

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 如倉氏庫氏之類是也長知兩

翻下同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譁蓋以

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

守宰數見換易卒與粹同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

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

劾劾戶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

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

亟壞夭於紹翻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

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二十年為一世治直吏翻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

代易頗簡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詔

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謂十分而稅其一也

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賢曰景帝二年令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云舊制見賢遍翻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

弇軍漆賢曰漆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新平縣漆水在西馮異軍柁邑祭遵軍

泚賢曰泚水名因以名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泚城縣南泚苦堅翻吳漢等還屯長安馮

異引軍未至柁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

人下隴行姓也姓譜周有大行入之官其後氏焉分遣巡取柁邑異即馳兵欲

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

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怩伏小利賢曰怩伏猶慣習也謂慣

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怩復也郭景純曰謂慣怩復為之也怩居丑翻快音逝遂欲深入若得柁邑

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武子之言今先據城

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

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卒讀曰猝巡軍驚

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

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長知兩翻詔異進軍義渠義渠縣屬

北地郡古義渠戎地也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奧韃日逐王北地

上郡安定皆降奧音郁韃居言翻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

臣幸得託先后末屬謂孝文竇皇后之親屬也復扶又翻累世二千石臣

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復扶又翻故遣劉鈞口陳肝膽事見上卷

年上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賢曰底裏皆露言無藏隱而璽書盛稱

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

臣融雖無識無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

之主事姦偽之人分扶問翻背蒲妹翻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

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

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

高平賢曰高平縣屬安定後改為平高今原州縣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

席封間道通書姓譜席其先姓籍避項羽諱改姓席氏帝復遣封賜融友書

所以尉藉之甚厚尉與慰同尉安也藉薦也尉藉以安於身上藉以安於身下融乃與隗

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賢曰謂漢遭王莽篡

奪也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

於將軍者良為此也為于偽翻而忿悁之間悁恚也吉縣翻躁急也改

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委棄也成就也百年累之一朝毀之

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言隗囂執政事者貪有其

功而立此逆謀也當今西州地執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易

鼓翻下同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

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負恃也易輕也恃遠

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

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

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日翻是使積痼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

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

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謂憂之之過而言之甚切將以為德而反以取怨也

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

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即與諸郡守將兵

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更始時先零羌封何等種殺金

城太守據其郡竄賂遺封何與結盟欲發其衆零音隣

因並河揚威武

賢曰並蒲浪翻

伺候車

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

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

融祖父墳墓在扶風

數馳輕使致遺四

方珍羞

遺以四方珍羞既以厚融且示四方來服能致遠物也數所角翻遺于季翻

梁統猶恐衆

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

張玄隗囂使刺七亦翻

遂與隗囂絕皆

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於漢

先悉薦翻

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乃上書

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

為于偽翻

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

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

姦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人民惡其上

怨毒之情遂歸於臣

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

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

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

說輸

芮翻為于偽翻說客單車往使足矣光武遣馬援將突騎五千欲耀兵威以示隴右諸將使謀而來以離囂支黨

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

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

隗囂字季

孟賢曰表猶標也言為標表的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為天下所指射也背蒲妹翻常懼海內切齒思相

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

遺于季翻

乃聞季孟歸

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

賢曰王元字游翁據隗囂傳元字惠孟游翁蓋其別

也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

所謂以丸泥封函谷關也

以今而觀

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內

間古莫翻

過存伯春

存存問也時囚囂子恂於河內伯春

恂字也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

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

號戶刀翻

又說其

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

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

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

同分羹之事乎

賢曰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分羹謂樂羊也余謂此正引高帝答項羽之事

季孟

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

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

即其所常言以感人悟物者而窮其本情

而今

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毀之所欲厚者

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事見上卷四年賢曰愧猶

辱也今更共陸陸往附之

賢曰陸陸猶碌碌也

將難為顏乎言將有慚色也若

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

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為質也

復扶又翻質音致

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

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

怨家之朝乎

歸入也言其年已入老境也字林曰併音卑正翻朝直遙翻

今國家待春卿

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

牛孺字孺卿說輸芮

翻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

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

四乎二邦謂隴西天水夏戶雅翻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

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

賢曰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磋以成器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媮咋舌

义手從族乎賢曰萎媮更弱也萎音於罪翻媮音乃罪翻咋士格翻齧也及今成計殊尚

善也過是欲少味矣賢曰以食為喻少詩沼翻且來君叔天下信士

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為于偽翻援商朝廷

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

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工更

衡翻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卒讀曰猝驚恐自救

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

還此因王元隴坻之捷而有慢書也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賢曰

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辭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

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

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復扶又翻賜

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

歸輒復位號不誅也高帝時柴武與韓王信書之言今若束手復遣恂

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

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

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使疏吏翻匈奴與盧芳為

寇不息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脩舊好颯使匈奴見三十九卷更

始二年颯音立好呼到翻單于驕倨雖遣使報命而寇暴如故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漢官

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公孫述立

隗囂為朔寧王賢曰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為之援執張形執以為之

也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

不得言聖

上時掌翻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

則謫見日月

賢曰謫責也音直革翻見賢遍翻

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

位

處昌呂翻

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

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

用則人位謬矣

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

願陛下屈己從衆以濟

羣臣讓善之功

賢曰濟成也

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

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

故月行疾

亢苦浪翻

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

克之政垂意洪範之灋

賢曰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事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克

帝躬

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夏四月壬午大赦

五月戊戌以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

大司農江

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

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

元王莽厭難將軍陳欽之子賢曰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

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

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賢曰蕭何為相國高祖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

孝文也申屠嘉召責鄧通孝文令人謝嘉故曰假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

國柄以偷天下操千高翻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

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激訐為直至乃陪僕告

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變者上變告之也陪僕猶左傳所謂陪

臺也毛晃曰陪臺臣也蓋古者家臣謂之陪臣故家之臣僕謂之陪僕長知兩翻周密濩峻大臣無所

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事見二十九卷更始元年身為世戮方

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

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

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酒泉太守竺

會以弟報怨殺人東觀記曰曾弟嬰報怨殺屬國侯王胤等自免去郡寶融承

制拜曾武鋒將軍更以辛彤為酒泉太守更工衡翻彤余中翻

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

賢曰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宋白

曰滑州潘原縣漢陰槃縣地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

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

考異曰帝紀六年冬隗囂將行巡寇扶風馮異拒破之馮異傳六年夏

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柁邑未及至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分遣巡取柁邑異即先據柁邑破巡又云祭遵亦破

王元於汧隗囂傳侵三輔事亦同按此文勢緣諸將才敗還隗囂即遣二將追之故得云乘勝又云馮異未及至柁邑也然則馮異祭遵

之破王元行巡實在六年明矣至十年八月紀又有隗囂寇安定馮異祭遵擊却之此即隗囂傳所書秋囂侵安定至陰槃馮異拒之又

令別將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者也據此是囂兩歲各嘗攻馮異祭遵矣故遵傳亦云數挫隗囂也而袁紀不載六年事併在七年秋紀

之且傳云囂乘勝若事已一年安可云乘勝又馮異何緣稽緩爾久不至柁邑故知袁紀誤矣 帝將自征隗囂

先戒竇融師期會遇兩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帝令

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降戶江拜太中大夫封向

義侯 冬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

方太守田颯颯音立守式又翻下同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前代

錄匈奴貴姓喬氏代為輔相 帝令領職如故 帝好圖讖讖楚語翻與鄭興

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好呼到翻何如對曰臣

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與惶恐曰臣於書

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南陽太守杜詩

郡國志南陽郡在維陽南七百里政治清平治直吏翻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

修治陂池治直之翻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比薄必翻時

人方於召信臣方比也召信臣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召讀曰邵南陽為之語

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

襲略陽賢曰略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番音盤宋白曰略陽道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即故冀城魏黃

初中改為隴城時隗囂居冀以地理考之當從宋說斬隗囂守將金梁姓譜金古金天氏之後又漢金日磾

本匈奴休屠王子以祭天金人為金氏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

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易

政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

所恃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

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

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賢曰雞頭

山道也一名望高山在原州西塞悉則翻牛邯軍瓦亭賢曰安定烏氏縣有瓦亭故關

曰瓦亭關在唐原州之蕭關蕭關漢朝那縣地邯下甘翻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

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

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斷丁管翻

同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

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

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鞞鞞在馬管音亂帝不從西至漆漆縣屬右

扶風以漆水名縣杜佑曰新平漢漆縣地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

計穴豫未決穴與猶同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

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說如字又於帝前聚米

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

一郡國志高平縣有第一城寶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

騎數萬月氏為匈奴所破餘種西踰葱嶺其不能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氏音支輜重五千餘兩

重直用翻兩音亮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

不肅朝直遙翻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賢曰猶言儀注余謂適當也會見之儀各

有當也見賢遍翻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

等以殊禮殊異也絕也謂待之禮異絕於羣臣也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上時掌翻

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

將十三人屬縣十六地理志天水郡十六縣眾十餘萬皆降囂將

妻子犇西城從楊廣賢曰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余據地理志西縣本

屬隴西郡後乃改屬漢陽西城者西縣城也以西城為縣名誤矣明帝永平十七年方改天水為漢陽而田弇李育

保上邽上邽縣屬天水郡弇古含翻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勞力到翻班坐

絕席在諸將之右

專席而坐於諸將之上不與諸坐者並也

賜歛妻縑千匹晁

曰縑并絲繒又絹也

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

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謂必不歸降如黥布云欲

為帝亦任之也

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

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

融封安豐

陽泉蓼安風四縣皆屬廬江郡

弟友為顯親侯

郡國志漢陽郡有顯親縣賢曰故城在今秦州成紀縣東南帝

置顯親縣以封友褒顯親氏有孝文皇后之親也

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

竺曾助義侯梁統成

義侯史苞褒義侯庫鈞輔義侯辛彤扶義侯

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

自安數上書求代

數所角翻下同

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

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

循撫循也順也

無擅

離部曲

離力智翻

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

叛京師騷動

郡國志潁川郡在雒陽東南五百里河東郡在雒陽西北五百里

帝聞之曰吾

悔不用郭子橫之言

郭憲字子橫

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

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復扶又每一發兵頭須

為白言苦心於軍事也須與鬚同古字通用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

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近其當以時定惟念獨卿

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

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賢曰狡獪也間古竟翻說文曰誑亦誤也

卦如聞乘輿南向乘繩賊必惶怖歸死怖普臣願執銳

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

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恂前

川太守故云復借也乃留恂長社長社縣屬潁川郡應劭曰宋人圍長葛是也其社中樹暴長更名長社師古曰長讀

如鎮撫吏民受納餘降降戶東郡濟陰盜賊亦起郡國

郡去維陽八百餘里濟陰郡在維陽東八百里濟子禮翻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

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東光縣屬勃海郡賢曰今滄州縣威信著於衛

地

東郡衛地也

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

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

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璽斯氏翻

戊寅車駕還自潁川

安丘侯張步將妻子逃犇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

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討斬之 冬十月

丙午上行幸懷十一月乙丑還雒陽

楊廣死隗囂

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

水經註戎丘城在西北戎溪水逕其南

登城

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偽于偽翻

願諸

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

刎扶粉翻

初帝敕吳漢

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心

沮在

呂翻敗蒲邁翻

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

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

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

卒至

卒讀曰碎

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

及成陳

呼火故翻陳讀曰陣

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

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

隨而退

重直用翻蓋古盍翻

囂出兵尾擊諸營

尾擊謂尋其後而擊之也

岑彭爲

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

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

西復反爲囂

爲于僞翻

校尉太原温序爲囂將苟宇所獲

姓譜唐叔虞之子受封於河內温因以命族又郤至食采於温號温季因以爲族據序傳序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苟宇所獲考

異曰按序傳及袁紀皆稱序爲護羌校尉檢西羌傳九年方置此官牛邯爲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今但云校尉 宇曉

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

因以節槁殺數人

槁職瓜翻擊也

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

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

既爲賊所殺無令須汙土

汙鳥故翻

遂伏劍而死從事王

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十二

月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王莽貶高句麗為侯今復其王號句音如

字又音駒又巨俱翻是歲大水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潁陽縣屬潁川郡詔馮異

并將其營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

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

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賢曰雅歌謂歌雅詩也禮記投壺經曰壺頸脩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臨終

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矢以柘若棘長二尺八寸無去其皮取其堅而重投之勝者飲不勝者以為優劣也

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

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

車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復扶又詔大

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皇后卿曰將行秦官也景帝中

六年更名大長秋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至葬為皇后官名西都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東都之後純用闈人矣

車駕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

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遵為征虜將軍

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

懼言帝念祭遵屢以為言羣臣愧不如遵各懷懼也銚音姚帝乃止 隗囂病且餓餐

糗糒鄭康成曰糗熬大豆與米也糒乾飯糗去久翻又上救翻糒音備 恚憤而卒恚於避翻卒子恤翻 王

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搃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

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

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

任音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五年岑彭留馮駿軍江州分屯

夷道夷陵巫縣亦屬南郡 因據荆門虎牙水經註曰江水東歷荆門虎牙之間荆門山在南上合下開其狀似

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故以名也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賢曰在今峽州夷陵縣東南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址在

上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以絕水道關樓范書作闔樓猶今城

上敵樓也攢柱又作管翻 結營跨山以塞陸路塞悉則翻 拒漢兵

夏六月丙戌帝幸緱氏登轅轅

緱氏縣屬河南尹縣有轅氏山轅轅山轅轅坂

並在維陽之東南緱工侯翻轅音環

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餘

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

高柳縣屬代郡賢曰故城在今雲州定襄縣水經註

曰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嶺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

匈奴救之漢軍不利於是匈

奴轉盛鈔暴日增

鈔楚交翻

詔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

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以討虜將軍王霸為上谷太

守以備匈奴 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

監古衡翻

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

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

息氣也

今二郡平蕩則述智

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

饑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

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

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驃騎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時

賢曰繁時縣屬鴈門郡今代州縣時音止

余按唐代州繁時雖存漢縣名然非古繁時也

茂軍敗績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

塞內金城屬縣多為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

其眾與漢相拒司徒掾班彪上言

續漢志司徒掾屬二十一人掾比三百石屬比

二百石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

降戶江翻

羌胡被髮左衽而與

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

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

皮被

義翻處昌呂翻數所角翻黠下八翻為于偽翻

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

武帝開西南夷

置一

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

持節領護

應劭曰漢官護烏桓護羌校尉比二千石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校戶教翻

治其怨

結歲時巡行

治直翻

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導動

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

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為護羌校尉盜

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訢許斬翻帝甚傷之封貴人弟

就為宣恩侯帝追爵貴人父陸為宣恩哀侯以就嗣哀侯後漢舊制惟皇后父封侯貴人未正位中宮而追爵其父非

也舊也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

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復扶又翻陳讀曰陣而一家數人並蒙爵

士令天下缺望賢曰缺音羌志翻前書音義曰缺猶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誠所不願帝

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

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取讀曰娶愚心實不

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

感其言深自降挹以器俯而取水曰挹人之謙下者亦曰挹卒不為宗親求位

卒子恤翻為于偽翻帝召寇恂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為潁川太

守伋招降山賊趙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附農

者附於農籍也召讀曰邵因自劾專命賢曰謂擅放降賊也劾戶槩翻帝不以咎之後

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

降駱驛不絕 莎車王康卒弟賢立攻殺拘彌西夜

王拘彌即前漢之扞罽唐曰寧彌西夜國去維陽萬四千四百里而使康兩子王之王于况翻

十年春正月吳漢復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

萬人出高柳擊賈覽復扶又翻匈奴數千騎救之連戰於

平城下平城縣屬鴈門郡破走之 夏陽節侯馮異等馮異傳云封異陽夏

侯賢曰夏音賈馬武傳末列二十八將官位姓名曰夏陽侯馮異陽夏縣屬淮陽郡夏陽縣屬左馮翊未知孰是夏陽之夏戶雅翻與

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

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天水冀縣有落門聚有落門山賢曰在今渭州隴西縣東南

未拔夏異薨於軍 秋八月己亥上幸長安 初隗

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帝之上隴也遣馬援招降峻及吳漢等軍退峻

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

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賢曰從雒陽至高平長安為中應接

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

也從千容翻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

穎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

往降之降戶江翻下同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

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

人率多疆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

其使使疏吏翻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

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

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

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

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

膽謂文死則峻亡其膽也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

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

隗純降王元犇蜀徙諸隗於京師以東隗純降而徙其族以其西州疆

宗恐其後復能為變也

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先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

零音憐種章勇翻

來歙率蓋延

等進擊大破之

蓋古蓋翻

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

賑飢乏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

涼州諸郡至京師皆須度隴隴右安則涼州之

路流通

庚寅車駕還宮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

考異曰帝紀己酉幸南陽庚午車駕還宮上有二

月己卯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陽以長歷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二月蓋帝紀己酉上脫三月字今從袁紀還

幸章陵庚午車駕還宮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

不克

數所角翻

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荆

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

數千艘

艘蘇遭翻

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

棹卒持棹

行船者也

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

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

資治通鑑

四十一

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六

中華書局聚

重而已

彭為征南大將軍故稱為征南公

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

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

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

上時掌翻

而攢柱有反杷

鉤

反杷鉤者既鉤住敵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也

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

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

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

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

先以隆守南郡而上奏也上時掌翻

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

長驅入江關

華陽國志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城在今夔州魚復縣南即古

捍關也杜佑曰巴山縣古扞關如此則別是一處

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

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

勞力到翻復扶又翻

百姓大喜爭開門

降

降戶江翻

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

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

後將軍者將兵繼彭後而進者也

選官屬守

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卒讀曰粹留

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賢曰墊江縣名屬巴

郡今忠州縣也按宋白續通典忠州墊江縣本後漢臨江縣地後魏恭帝分臨江置墊江縣合州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

皆漢墊江地也墊音徒協翻平曲地闕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

橈繼進爾雅曰橈謂之橈露橈謂露橈在外人在船中橈音橈夏先零羌寇臨洮臨洮縣屬隴西郡零音

來歙薦馬援為隴西太守郡國志隴西郡在維陽西二千二百二十

擊先零羌大破之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

領軍環安拒河池姓譜環姓也楚環列尹之後又楚有賢者環淵河池縣屬武都郡六月來

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辨皮莫翻乘勝

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未殊謂未絕也客刺七亦翻馳召

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

敢然延為虎牙大將軍故以虎牙稱之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仲竹

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蓋延字巨卿屬之欲翻而反效兒女

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

受所誠強其兩翻歎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日入而羣動息故甲夜謂之人定

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何人謂不知何人也臣不敢自惜誠恨

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稱尺證翻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

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賢曰骨鯁謂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願陛

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

督被皮義翻數所角翻投筆抽刃而絕凡為人所刺者刃在身猶未死抽刃則氣絕矣帝聞大

驚省書攬涕省悉景翻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

歎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乘繩證翻趙王良從帝

送歎喪還入夏城門維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與中郎將張邯爭

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百官志城門校尉掌維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人邯戶甘翻使

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

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劾戶槩翻又戶得翻朝廷肅然永辟扶

風鮑恢為都官從事

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蔡質漢儀曰都官

主雒陽朝會與二府掾同

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

以避二鮑永行縣到霸陵

司隸校尉主三河三輔弘農霸陵縣屬京北行下孟翻路

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

冢

苟諫保護鮑永事見三十一卷更始二年上時掌翻

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

使如此何如

武帝置十三州刺史皆部使者也司隸今出所部故言奉使使疏吏翻

太中大夫

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

不忘君行之高者也

行下孟翻

帝意乃釋

帝自將征公

孫述秋七月次長安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

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

廣漢縣屬廣漢郡賢曰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

今資州資陽縣宋白曰資州諸縣皆漢資中地盤石縣資州治所漢資中故城也

又遣將侯丹率二萬

餘人拒黃石

賢曰即黃石灘也水經註曰江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屆于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杜佑曰今謂之橫石

難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

涪音浮杜佑音符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氏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北又東南逕縣竹縣北即臧宮遡涪至平陽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屈而東西流意此即平曲也上時掌翻 自分兵浮江下還江

州沂都江而上

賢曰都江成都江也宋白曰郫江一名都江一名成都江

襲擊侯丹大

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

賢曰武陽縣屬犍為

郡故城在今隆州隆山縣東也又曰故城在今眉州劉昫曰唐陵州仁壽縣漢武陽縣地或曰今眉州眉山彭山縣本漢武陽縣地杜佑

曰漢武陽縣故城在嘉州綏山縣東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

賢曰廣都

縣名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宋白曰蜀志漢元朔二年置廣都縣隋仁壽元年避煬帝諱改為雙流唐龍朔三年析雙流縣

又置廣都縣於舊縣南一十二里

執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

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

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

於沅水

帝紀作沅水此作沅承臧宮傳之誤也賢曰水經註曰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本或作沅水及沅水者並非余據

今潼川府通泉縣北有沅水

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

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

復扶

宮欲引還恐為

音去聲

所反賢曰反音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

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

步左騎幟昌志翻騎奇寄翻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

卒至呼火故翻卒讀曰猝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

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偽為于翻延岑犇成都其眾

悉降降戶江翻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賢曰人好陽而惡陰

至陽鄉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近代音北為背失其指矣降者以十萬數軍

當在綿竹縣界王元舉眾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

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

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

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省悉景翻少詩照翻復扶又翻帝還自長

安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

資洽通鑑四十一漢紀世祖光武皇帝二十一中華書局聚

殺彭刺殺之刺
七亦翻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

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豪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

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任貴降述事見四十卷
元年邛渠恭翻任音壬會彭已被

害被皮
義翻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為立廟祠

之為于
偽翻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郡國志武都郡在維
陽西一千九百里

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臚隘零音隣種章
勇翻鈔楚交

翻浩臚
音告門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

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屬金城
郡賢曰故城在

今鄯州湟水縣西宋白曰湟水縣本漢破羌縣
地後魏得羌地於此置西都縣隋改為湟水塗遠多寇議欲

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易以
歧翻

其田土肥壤賢曰無
塊曰壤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

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

長吏繕城郭為于偽翻
長知兩翻起塢候字林曰塢小障也
字或作隄一古翻開溝洫

漁况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樂音洛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

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上時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過古禾翻帝問以得失伋曰選

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

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資治通鑑卷四十二

奏陳曲姑書始則言及之

蘇恭輝當謝天不寶物不宜專取南朝入具報出

十二只異對自庚刻陳三萬人衣心而士列公終

率制對奏更其刻王母是帝悉發之只羅馬奴軍

總以標外信中樂業又密時塞久丑美皆來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五

起柔兆涸灘盡柔兆敦牂凡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

於魚涪津

續漢書曰犍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南中志曰魚涪津廣數百步涪音浮

遂圍武

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為界諸

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

都拔之

武帝元朔二年置廣都縣屬蜀郡

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賢曰市橋即七星橋之一

橋也李膺益州記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水經註成都中兩江有七橋西南石牛門外曰市橋

公孫述

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

將帥亮翻

帥所類翻

帝必欲降之

降戶江翻下同

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歎岑

彭受害自疑

上一人受害見上卷上年歎許及翻

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

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

數所角翻

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

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

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

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

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

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

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

何意臨事勃亂

比毗至翻千條萬端言詳細也勃與悖同

既輕敵深入又與尚

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

復扶又翻

賊若出兵綴公以大

衆攻尙尙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言幸而無它虞不至喪敗也急引

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

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十許萬者約言之也分爲二十餘營出攻

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尙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

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厲

也毛晃曰勉厲之厲有修飾振起之意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

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尙二處受圍執既不接

其禍難量量音良欲潛師就尙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

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

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

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

與劉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

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日加申爲晡遂大破之斬豐

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上時掌翻而深

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

而擊公也賢曰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

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

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成都郭中臧

宮拔絲竹破涪城涪縣屬廣漢郡賢曰涪城今縣竹縣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斬公孫

恢恢述弟也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賢曰繁縣名屬蜀郡繁江名因以為

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上時掌翻以特進奉

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事見二十八卷王莽地皇

三年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召讀與邵同公孫述困急

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

乎財物易聚耳易以歧翻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

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

縣名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

李通欲避權執乞

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郫縣名

上時掌翻

事見二十八卷王莽地皇

召讀與

邵同

公孫述困急

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

乎財物易聚耳易以歧翻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

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偽建旗幟鳴鼓挑

戰幟昌志翻挑徒了翻下同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

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

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馳往見漢說

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說如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

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臧宮傳作咸門賢曰成都城北面東頭門此衍陽字東或作西戊

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

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

唐邛將銳卒數萬擊之邛戶甘翻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

述陳讀曰陣刺七亦翻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屬

欲翻其夜死明日延岑以城降降戶江翻辛巳吳漢夷述妻

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

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

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日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

宗室子孫更嘗吏職更工衡翻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

觀放麇啜羹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放而與其

母孟孫怒而逐西巴既而復之使傅其子戰國策曰樂羊為將為魏文侯攻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

一杯文侯謂褚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且食之其誰不食既拔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良失斬

將弔民之義也將即亮翻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

稱疾不起業平帝元始中除為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王莽以業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

絕匿名迹夫既不仕於莽其肯為述起乎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

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

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

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

珍御不以忘君珍御謂食珍之供進者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為于

偽翻下同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論語載子張之言也

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誘音西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

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斷丁亂翻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

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

辭不受暈音暉述又聘巴郡譙玄姓譙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玄平帝元始四年爲繡衣

使者分行天下觀省風俗會莽居攝棄使者車歸家隱遁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

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

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

以贖父死太守爲請爲于僞翻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

王嘉平帝時皓爲美陽令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

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

乎言身爲漢臣豈不念故主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刎武粉翻述怒遂

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

死健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

健居言翻

費音祕又父沸翻

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

青盲者其瞳子不精

明不能睹物任音壬

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

少隆死見上卷上年

譙玄已卒祠以中牢

節古曰中牢節少牢謂羊豕也

敕所在還

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

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郡國志合浦郡在維陽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

上以述將

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

心焉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為益州太守

郡國志益州郡在維陽西五千

五百里

齊訓農治兵

治直之翻

降集羣夷甚得其和

降戶江翻下同

孫述時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

聞上即位間道遣使自聞

間可竟翻使疏吏翻

蜀平徵為鎮遠將

軍封成義侯

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

空事

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

參狼羌無弋爰劍之後也爰劍孫邛將其

種人南出賜支河曲之西數千里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或為犛牛種越犛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犛是也爰兪曾孫忍及弟舞留湟中是為湟中諸種犛種章勇翻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

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

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

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百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功曹史

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專其餘有議曹法曹賊曹決曹金曹倉曹等掾俞緝翻頗哀老子使得

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點下八翻此乃太守事

耳傍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

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縣余據隴西郡治狄道故得詣門白太守

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

長歸守寺舍賢曰曉喻也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怖普布翻後

稍定郡中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

不拘以逗留法賢曰漢法軍行逗留畏愞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為務

山桑節侯王常牟平烈侯耿況東光成侯耿純皆薨

諡法好廉自克曰節有功安民曰烈賀況疾病乘輿數自臨

幸復以弇弟廣舉並為中郎將乘繩證翻數所弇兄弟

六人弇舒國廣舉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省悉當世以為

榮 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

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邊治飛狐道治飛狐道以通趙

築亭障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

能克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

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乘繩證翻兩

翻既至詣城門上印綬上時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

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冀州部魏郡鉅

都河間清河又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

都郡丞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姑臧縣屬武威郡劉昫曰

奴名蓋藏城語訛為姑臧城長知兩翻

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

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

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說文戴角者脂無角者膏處昌呂翻

及從融

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

穀戶

唯奮無資單

車就路帝以是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

睢音雖任音壬

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

考異曰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

臣不忠意思為長又與上語相應今從之

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

下之福

曲禮曰毋雷同鄭氏註曰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

善事上官臣

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

戊子詔曰郡

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

百官志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御膳飲食復扶又翻

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漢官儀曰口實膳羞之事也

時異

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

劍賜騎士馬駕鼓車輿服志乘輿法駕後有金鉦黃鉞黃門鼓車上雅不喜聽

音樂喜許既翻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

汝南郅憚拒關不開賢曰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憚於粉翻上令從者見

面於門間見賢遍翻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

東中門入賢曰東面中門也明日憚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

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尚書無逸之辭槃樂也而陛下遠獵山

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憚布百匹貶

東中門候為參封尉維陽十二城門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參封縣屬琅邪郡二月遣

捕虜將軍馬武屯虜沱河以備匈奴虜讀曰呼盧芳攻

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

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眾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

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鑄胡侯鑄子全翻朱祐奏古者人

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

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為侯高帝封諸侯王其子孫無有與漢俱存亡者文帝封梁王城陽

蓄川景帝封河間長沙中山常山昭帝封廣陽廣陵高密此數國至王莽篡漢而廢但封長沙真定河間中山者與帝同出於景帝也長

沙春陵之大宗真定常山王憲之後改封者今復降爵為侯以服屬已疏也 丁巳以趙王良為趙

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良帝叔父章興帝兄子也是時

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平侯張純

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

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非宗

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

武始侯食富平之半賢曰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 庚午以紹嘉

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公平帝元始四年改紹嘉公曰宋公承休公

日鄭公今又 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

郡國志沛郡在雒陽東南一千二百里 丙子行大司空馬成復為揚武將

軍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宛於元翻詔過家上冢賜

穀二萬斛上時掌翻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

增邑更封更工衡翻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

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禹食昌安夷安瀋于高密四縣

賢曰高密國名今密州縣余據西漢以高密為王國東漢為侯國屬北海國賢所云蓋侯國也李通為固始侯

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固始侯國屬汝南郡故寢縣也帝更名史記正義曰孫叔敖以寢丘土寢

薄取為封邑李通又慕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改名固始膠東西漢以為王國帝以為侯國併屬北海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

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

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

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樂音洛復扶又翻皇太子嘗問攻戰

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

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陳讀曰陣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

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羌去

呂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恐其以

過而失爵邑也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

印綬上時掌翻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朝直遙翻請才性翻

又如字鄧禹內行淳備孟翻行下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

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灋資用國邑不修

產利凡用度皆資於國邑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

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

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

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

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回容猶今言回護也賢曰回曲也曲法以容也宥其小失

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

福祿無誅譴者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

葆車輿輦於是灋物始備賢曰瞽無目之人也為樂師取其無所見於音審也郊廟之器樽彝

之屬也樂器鍾磬之屬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
孔穎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謂蓋也輿者車
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法物謂大駕鹵簿儀式也時草創未
暇今得之始備余謂法物即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傳直戀翻

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調徒弔翻務從簡寡至乃十

存一焉 甲寅以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

舊臣一日入朝朝直遙翻下同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

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

安數辭爵位數所角翻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

藝不令觀天文見識記識楚謬翻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

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

諸侯王國哉因復請問求見復扶又翻間古覓翻見賢遍翻下以意推帝不許

後朝罷逡巡席後逡巡却退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

出傳旨使融出也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

土賢曰日者猶往日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

得復言融不敢重陳請用重直五月匈奴寇河東

十四年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雋太

守郡國志越雋郡在維陽西四千八百里秋會稽大疫郡國志會稽音髓邛渠容翻任音壬上時掌翻

稽郡在維陽東三千八百里會古外翻莎車王賢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獻

莎素禾翻鄯時戰翻西域苦匈奴重斂斂力瞻翻皆願屬漢復置都護

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

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

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

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以易

翻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

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去羌呂翻刑罰在衷無

取於輕衷中也適也高帝受命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帝入關約法

三章後蕭何定律九章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灋文帝元年除收斂相坐法十二年除

刑肉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尙

寡斷丁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按嘉

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

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厭於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傳

奏於左體政體也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

之典事下公卿下退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

除苛政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老子曰法令滋

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

至於灋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賢曰

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遁以文避法焉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統復

上言曰復扶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

刑之衷尚書呂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

至于孝宣海內稱治治直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

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易以由此觀之則

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

不報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好好呼言

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

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

責之復扶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

衆多不厭厭一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賢曰成禮

不以非命而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

疾弗瘳說傳說也音悅孔安國曰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

縣翻瞑眩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

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

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累力丁未有

星孛於昴

昴七星西方之宿也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為天街黃道之所經也孛蒲內翻

以汝

南太守歐陽欽為大司徒

郡國志汝南郡在維陽南六百五十里欽許及翻

匈

奴寇鈔日盛

鈔楚交翻

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

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

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

郡國志鴈門郡在維陽北一千五百里代郡在維陽

東北二千五百里前書曰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

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

復扶

又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

每部各數千人也

夏四月

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

為濟南公

濟子禮翻

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

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

邪音耶

癸丑

追諡兄續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續功業不

就

事見二十九卷更始元年

撫育二子章與恩愛甚篤以其少貴

少詩

照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與緱氏令

平陰緱氏二縣皆屬

河南尹續工侯翻

其後章遷梁郡太守

梁郡在維陽東南八百五十里

興遷弘農

太守

郡國志弘農郡在維陽西南四百五十里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

占

占之膽翻

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

覈者

考其實也下戶稼翻

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

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

度徒洛翻呼火故翻

或優饒

豪右侵刻羸弱

羸倫為翻

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

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

問

宋白曰漢割秦南陽河南二郡之西境置弘農郡義取弘大農桑為名

帝詰吏由趣

由從也問是書之所

從來也趣向也問是書之意其所向為何如也

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

抵欺也賢曰長壽街在維陽城中

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

曰吏受郡敕

敕教戒也

當欲以墾田相方耳

敕教也戒也相方求問其墾田之數

以相比也

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

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

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虎賁將虎賁中郎將也將即亮翻吏乃實首服

如東海公對首式救翻上由是益奇愛陽為立陽為太子張本遣謁者

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長知兩翻冬十一月甲戌

大司徒歛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

下獄下遐稼翻歛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歛八世皆為博士

諸生守闕為歛求哀者千餘人為于偽翻至有自髡剔

者毛晃曰剃髮曰髡盡及身毛曰剔平原禮震年十七禮姓也左傳衛有大夫禮孔求代

歛死帝竟不赦歛死獄中十二月庚午以關內侯

戴涉為大司徒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復扶又翻

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使揚武將

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奴治直之翻使

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杜佑曰雲州治雲中縣縣

界有高柳城闕駟曰高柳在狄氏縣北百三十里酈道元曰高柳縣故城舊代郡治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

出遼塞 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

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月盤

既採桑斫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葉茂盛麥率一莖一穗罕有兩岐者故以為瑞張君為政樂不可

支樂音洛安平侯蓋延薨蓋古蓋翻交趾麓泠縣維將女

子徵側甚雄勇師古曰麓泠音麋零交州外域記曰交趾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維田民墾食其田因名為

維民設維王維侯主諸郡縣縣有維將銅印青綬宋白曰峯州漢麓泠縣地交趾太守蘇定以灋

繩之徵側忿怒

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

蠻俚皆應之郡國志日南郡秦象郡地在維陽南萬二千四百里賢曰俚蠻之別號今呼為俚人宋白曰愛州漢九真

郡治胥浦縣驩州漢日南郡治朱吾縣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都麓泠交

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 三月辛丑晦日有食

之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

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武帝

置期門郎掌執兵送從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漢儀虎賁騎冠虎文單衣度徒洛翻從千容翻賁音奔 吾甚

恨前殺守相多也守式又翻相息亮翻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

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復扶又翻上大笑 郡國羣盜

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

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下遐稼翻聽羣盜自相

糾擿賢曰擿猶發也他狄翻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

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

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慝捐城委守者皆

不以為負賢曰委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負也慝而戀翻又奴亂翻但取獲賊多少為

殿最殿丁甸翻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更工衡翻賊並

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稟給也帥所類翻使安生業

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盧芳與閔堪使使

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繒慈陵翻因

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

年正月朝直遙翻下同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

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

恥言其計復扶又翻下同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

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廢五銖錢事見二十七年卷王莽始建國元年上從

之天下賴其便 盧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屬上谷郡賢曰故城在

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諡法慈惠愛親曰孝初懷縣大姓李

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窮治其姦熹許記翻又讀曰熹治直之翻二

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為于偽翻熹終

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

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

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復扶又翻既薨上追

思良乃貫出子春貫時夜翻赦也遷熹為平原太守郡國志平原郡在維陽北

千三百里 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乙亥晦袁紀乙未據長曆三月丙申朔帝

紀 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章陵故春陵帝更名 五月乙卯還

宮 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 妖賊李廣攻沒皖

城賢曰皖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妖於騎翻皖音下板翻 遣虎賁中郎將馬援

驃騎將軍段志討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 郭后

寵衰數懷怨對數所角翻對直類翻 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

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

不得上壽稱慶邳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好呼到翻

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賢曰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

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

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怒

己量主量音良 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賢曰左右

猶向背也
言其齊等

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

益中山國

郡國志中山國在雒陽北一千四百里

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

國公皆為王

甲申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

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

叔少時謹信

少詩照翻

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

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治直之翻

十二月還自章陵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

護

復扶又翻

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

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

唐氏族志伯益之後封於豈鄉

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郡國志敦煌郡在雒陽西五千里敦徒門翻

又令諸國失望詔書

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

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

國諸國悉服屬焉

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連兵入

塞

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是始入塞為寇烏桓傳赤山

在遼東西北數千里數所角翻下同

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彤為遼東

太守

賢曰襄賁縣名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郡國志遼東郡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祭則介翻彤當作彤

彤有勇力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彤遵之

從弟也

從才用翻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

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

障與嶂同山也山谿為阻則治橋道以通之

儲糧穀拜

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

賢曰扶樂縣名屬九真郡余謂

賢說誤矣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亢父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為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註扶

樂城在扶溝縣砂水逕其北

南擊交趾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踰城

走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

宕渠縣屬巴郡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賢曰

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師古曰宕音徒浪翻

帝遣吳漢等將萬

餘人討之

甲寅上行幸長安三月幸蒲坂

蒲坂縣屬河東郡

祠后土 馬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

上 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按馬援既平交趾奏分西里置封溪望海二縣水經曰葉榆水過交趾麓冷縣北分爲五水絡交趾郡中其

南水自麓冷縣東逕封溪縣北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焉宋白曰馬援自九真以南隨山刊木至日南 與徵

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 禁谿水經註及越志皆作金溪其地蓋在麓冷縣西南水經註曰徵

側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之竺芝扶南記曰山溪瀨中謂之究賢曰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余按唐志新昌縣屬豐州岑字誤 賊遂

散走 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 戊申上行幸河內

戊子還宮 五月旱 盧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

復反 復扶又翻 與閔堪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

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 吳漢發廣漢巴蜀三

郡兵 郡國志廣漢郡在雒陽西二千里巴郡在雒陽西二千七百里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 圍成都百

餘日秋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 編竹木以渡水大曰筏小曰桴

沿江下巴郡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

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 帥所類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冬十月

庚辰上幸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楚之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

還祠章陵十

二月還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置州牧事始見三十一卷成帝綏和元年至哀

帝建平二年復為刺
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

議禮為天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

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

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

昭讀為
佻音韶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

帝於太廟

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一二於父子之女於成帝為
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

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代故河圖云赤九
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為祖昭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祠之成帝

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

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祭祀志曰時詔曰宗廟處所未定且裕祭
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

陽春陵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
行太守事侍祠如淳曰宗廟在章陵者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不使

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
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祠

馬援斬徵側徵貳

妖賊單

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

妖於驕翻單音善原武縣屬河南尹

自稱將軍

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

數所角翻

士卒死

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

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

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

賢曰挺解也余據禮記月

令挺重囚挺寬也音待鼎翻

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

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

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之

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

今愛州交州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

嶠南悉平

賢曰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

高曰嶠居廟翻

考異曰援傳作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擊交趾十九年四月斬側貳等因擊都陽等降之

援傳十七年拜伏波將軍討側貳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側貳蓋紀之所書者援奏破側貳及傳側貳首至維之時也沈懷遠

南越志云徵側奔入金溪穴中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

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

賢曰駱者越别名林邑記曰日南盧容浦通銅鼓外

越銅鼓即越駱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

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

爵皆為王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

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說翰茂翻處昌呂翻近其斬翻不

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

其懇誠願備藩國數所角翻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

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

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

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重難

也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

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

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灋

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

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

愈篤

論語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

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

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

間古竟翻處昌呂翻

亦何以過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

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

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

雖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

西都之季萬章樓護陳遵等皆俠遊於貴近之門至於此時亦有杜

保王馨之徒好呼到翻施式豉翻使戶頰翻

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

姓譜鮮于本子姓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以鮮于為氏哀蒲侯翻

知其有用猶稱所

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

俱私之以財終不為言

少詩沼翻為于偽翻

是以世稱其忠上以

沛國桓榮為議郎

沛國即沛郡建武二十年中山王輔徙封沛始為國續漢志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

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議郎秩六百石

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

博士論難於前

難乃日翻

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

也一葉翻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

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汝南鍾興授

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鍾興為公羊春秋嚴氏學也賜興爵關內

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

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復扶又翻而興遂固

辭不受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

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

夏門亭候之雒陽十二城門夏門位在亥蔡質漢儀曰雒陽十二城門門一亭賢曰夏門雒陽城北面西頭門門外有

萬壽亭乘繩證翻 駐車叩馬叩近也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數所具翻

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

箠殺之箠止蕊翻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

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

治直之翻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楹柱也流血被面

被皮義翻帝令小黄門持之小黄門宦者也屬少府使宣叩頭謝主宣

不從彊使頓之彊其兩翻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

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謂犯死罪者吏不敢至門今為

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

敕彊項令出賢曰彊項言不低屈也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

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慄當作慄慄音匹妙翻前書音義曰慄疾也非

此義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

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復芳目翻下同父老前叩頭

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賢曰光武嘗從皇考至南頓故識知官府舍宇

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又曰寺司也諸官府所止皆曰寺每來輒加厚恩願賜

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任音壬勝也日復一日復

之復扶又翻下復增同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

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西南

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雋

雋音

聶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瀟必行己不得

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勞力到翻因襲

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越雋郡治邛都任貴所據宋白曰漢邛都縣唐

為雋州越雋縣遂掩任貴誅之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 夏四月庚辰大司

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無罪加之以罪曰入百官志太

倉令屬大司農主受郡國漕轉穀秩六百石下還稼翻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

竇融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

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辛亥

漢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漢性

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

利陳讀曰車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

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

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賢曰隱威

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辨嚴之

日辨皮莫翻具也賢曰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改之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

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謹慎之察也斤音斬漢嘗出征妻子在後

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

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郡國志上黨郡在維陽北一千五百里天水郡在維陽西二千

里帝苦風眩疾甚以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

廣室賢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顧音古維陽南宮有雲臺廣德殿余謂廣室者寢殿也

據晉書元帝紀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令夏施青練帷冬施青布則廣室之為寢殿明矣會疾瘳召見

興見賢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

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

左右帝遂聽之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

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

事彊其兩翻復扶又翻任音壬朝直遙翻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河

內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 壬辰以左

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乙未徙中

山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

金帛豐盛莫比况郭后弟也數恩况者以慰后心耳數所角翻京師號況家為金

穴 秋九月馬援自交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勞力到翻

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

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

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冬十月甲

午上行幸魯東海楚沛國皆諸皇子封國也後東海王彊兼食魯郡而都於魯時猶為魯王與

國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 壬寅車駕還

宮 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賢曰襄國縣名屬趙

國今邢州龍岡縣 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

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復扶又翻 居高

堅自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 劉尚進

兵與棟蠶等連戰皆破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

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惡行

也郡國志本屬益州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置永昌郡治不韋史記正義不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里 斬棟蠶帥西

南諸夷悉平帥所類翻 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

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被皮義翻 其居止近塞近其斬翻 朝發穹

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五郡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也 至

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

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

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疆

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

考異曰劉昭注補後漢書志亦謂之續漢志其郡

國志注云中郎將馬援誤也帝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烏桓援傳十一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騎出高柳袁紀在八月祭彤事前今

從之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

之自被甲陷陳

被皮義翻陳讀曰陣

虜大犇投水死者過半遂窮

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

不敢復闚塞

裸即果翻怖普布翻復扶又翻

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

橫戶孟翻數所角翻

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

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

鄯上扇翻稽音

啓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

史所謂量時度力也

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

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

敦徒門翻

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

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

陽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 癸丑以光祿勳杜

林為大司空 初陳留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

向火叩頭火尋滅 江陵縣屬南郡 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

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

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

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

言也顧命書諸策 策簡策編簡為之漢制天子策書長一尺國史亦用簡策此書諸策即史策也尚書古文

書以八寸策 是歲青州蝗 青州部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 匈奴單于

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復死 鞬丁奚翻 弟左賢王蒲

奴立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人畜

饑疫死耗太半賢曰二分損一為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

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考異曰帝紀是歲匈奴日逐

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詣西河內附然則茂所報者非比也今從南匈奴傳烏桓乘

匈奴之弱擊破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

諸邊郡亭候吏卒以幣帛招降烏桓降戶江翻西域諸

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

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龜茲前書音上慈賢曰今龜音上勿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耳鄯

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復扶又翻下同更請都護都護

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

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任其所從於是鄯善車

師復附匈奴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

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南羌即湟中諸羌從子容翻乃表河曲列四郡

四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也

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

羌月氏

斷丁管翻氏音支

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

高惠及呂后文景為五世

財力有餘士馬

彊盛故能睹犀布璫瑁

璫音代瑁音妹

則建珠厓七郡感菑

醬竹杖則開牂柯越雋

菑音矩牂音臧雋音髓

聞天馬蒲陶則通

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開苑囿廣

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

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觀古玩翻師古曰視讀曰示觀視之者示之令觀也

及賂

遺贈送

遺于季翻

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勝音升

至於

用度不足乃權酒酤

權古岳翻酤古暮翻

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

算至車船租及六畜

畜許救翻

民力屈

屈其勿翻

財用竭因之以

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

斷斬於郡國

使疏吏翻衣於既翻斷丁亂翻

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

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事並見武

帝紀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

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

域絕外內也別彼列翻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

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

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畜許救翻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

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

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

樂音洛數所角翻質音致謂侍子也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

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

卻走馬義兼之矣禹貢曰西戎即序即就也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尚威服致其貢物也師古曰昔周公相

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

命國之黃者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卻走馬事見十三卷文帝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資治通鑑 四十三 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 三 中華書局聚

廣雅釋義卷四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上章浹難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

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蠻即緣沔

諸山蠻也杜佑曰時南郡澹山蠻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入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

遣武威將軍

劉尚討破之

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秋八

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九月辛未以太僕張純為大司

大司徒

賢曰玉音肅姓也

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為大司

空同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

為武陵范書曰長沙武陵蠻名渠帥曰精夫槃瓠之後也

遣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

入武谿擊之

賢曰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武谿在今辰州盧谿縣西百八十里即

五谿之一也沅音元尚輕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尚一軍悉沒初

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為左賢王

音音鹿黎

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

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奠鞬日逐王

音音言翻

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

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

我當立

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與殺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亂呼韓邪之約而比則烏珠留之長子也

比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為單于何待至與而始傳其子也師古曰谷音鹿蠡盧奚翻

遂內懷猜懼

庭會稀闊

匈奴諸王歲正月會單于庭

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

領比所部兵

監古衙翻

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

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郡國志西河郡在維陽北

千二百里守式又翻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匈奴諸王每歲五月會龍

城祠南匈奴傳曰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戌日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

在單于帳下南匈奴傳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

鞮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為六角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

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是歲鬲侯朱祐卒范書朱祐傳二十四年卒祐為人質直尚儒學

為將多受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

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樂音洛多

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匈奴八部大人共

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

資治通鑑四十四漢紀世祖光武皇帝一一中華書局聚

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下遐稼翻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

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

五官中郎將掌五官郎杜佑曰漢制三署獨以為宜如孝宣故

事受之事見一十七卷宣帝甘露黃龍間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

四夷完復邊郡時邊郡皆創殘有南匈奴帝從之秋七

月武陵蠻寇臨沅賢曰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朗州武陵縣遣謁者李嵩

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

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被皮義翻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

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賢曰矍鑠勇貌也遂遣援率中

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酈道元註水經云武陵有五溪

謂雄溪楠溪酉溪瀼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楠作朗無作武賢曰五溪在今辰州界援謂

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索盡也愔於今翻索昔各翻常恐

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

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賢曰長者家兒謂權

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余謂調和也援固已慮耿舒之難與共事梁松竇固之邇言矣惡烏路翻

冬十月匈

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

以問朗陵侯臧宮

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

宮曰匈奴

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

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

徼古弔翻貊莫百翻

太守

祭彤招降之

降戶江翻

彤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

何使招致異種駱駝欵塞

種章勇翻駱駝驛相繼也欵叩也至也

彤曰審欲

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

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

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

朝貢

朝直遙翻

彤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

而愛之得其死力 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莫者左賢

王之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

北單于震怖怖普希翻却地千餘里北部莫鞬骨都侯與

右骨都侯率眾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

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復扶又翻監古銜翻遣侍子修舊約

舊約宣帝舊約 戊申晦日有食之 馬援軍至臨鄉水經註武陵郡

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為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 擊破蠻兵斬獲二

千餘人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虎賁中郎

將掌虎賁郎賁音奔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

帝婿梁松字伯孫尚帝女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為婿 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

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

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賢曰喜許吏翻通

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

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

長短好呼到妄是非政灋賢曰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

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惡鳥路翻行下孟翻下同龍伯高敦厚周

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

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樂音洛

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

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

也賢曰鶩鴨也鶩莫卜翻毛晃曰舒鳧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而高飛者曰鶩效季良不得

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

者山都長龍述也龍姓述名賢曰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

北長知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百官志越騎校尉其屬有司馬秩千石皆

京兆人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

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

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

敗補邁翻

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

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

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

賢曰零陵今永州守式又翻

松由是恨援

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

賢曰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

縣漢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即此地按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資水沅水合東流注之則宋說為是

賢說非雋字充翻

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峻

水經註夷水南出夷

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壺頭山山下水際有馬援停軍處賢曰壺頭山在今辰州沅陵東

從充則塗夷而運

遠

賢曰充縣名屬武陵郡充昌容翻

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

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

搯持也咽音煙喉龍也

充賊自破以事上

之

上時掌翻下同

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

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

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援所穿室也中竹仲翻

賊每升險鼓譟援

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

為于偽翻

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好時縣屬扶風時音止前舒上書當先

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

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師古曰怫鬱憂不樂也怫符弗翻怫鬱氣蘊積而不

得舒也行死謂行將疫死也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

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賢曰言似

商胡所至之處輒停留也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

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盤古會

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郡國

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劭曰古息國其後東徙加新字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神農本草經曰

薏苡味甘微寒主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實能輕身勝障氣障與障同軍還

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

明珠文犀文犀犀之有文彩者帝益怒援妻孥惶懼孥音奴不敢

以喪還舊塋賢曰藁草也葬域西稱藁馬援傳作城西說文曰塋墓地

廣雅曰塋域葬地也賓客故人莫敢弔會不敢弔及會葬嚴與援妻子草

索相連詣闕請罪索昔各翻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

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上時掌翻下同前雲陽令

扶風朱勃雲陽縣屬左馮翊有秦雲陽宮鉤弋夫入葬雲陽昭帝為起雲陵邑後為縣詣闕上書

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

險難難乃日翻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謂征隗囂時也謀如涌泉執如

轉規規圓也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脛

零音憐建武十一年援擊破先零飛矢貫脛脛形定翻出征交阯與妻子生訣征交阯事見上

卷十七年十間復南討復扶又翻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業緒也未

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

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

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樂音洛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

年北出塞漠謂討烏桓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

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

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怖普布翻死者不

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爲于僞翻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

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

不問出入所爲事見十卷高帝三年間古莫翻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復扶又翻

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下還稼翻

厭一葉翻帝意稍解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

辭言嫺雅賢曰嫺音閑嫺雅猶言沈靜也余謂嫺習也屈原傳嫺於辭令援裁知書見之自

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

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卒子恤翻終也賢曰稟受也勿畏也勃未二十

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真食其全俸賢曰渭城縣名故城在

今咸陽縣東北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

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

勃能終焉謁者南陽宗均監援軍

宗均列傳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

俱碑按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為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碑龜膊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

均以下其姓皆作宗而列傳轉寫為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繆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太

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

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

降戶江翻均

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

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竟讀曰境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

沅陵長

調徒弔翻

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

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

帥所類翻於

是均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

為干偽翻

還從宜翻又如字群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

劾尸槩翻又尸得翻

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

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

家上冢所以示寵榮也上時掌翻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眾內

屬

考異曰帝紀今春既著烏桓來朝歲末又紀是歲烏桓朝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

詔封烏

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帥所類翻長知兩翻

使居塞內

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

種章勇翻

給其衣食遂為漢

偵候

偵丑鄭翻

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

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

居人

掾俞絹翻黠下八翻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但委主降掾吏

賢曰蓋當時權置也降戶江翻

恐

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

西都置護烏桓校尉至王莽時

烏桓叛校尉由是罷闕十三州志曰護烏桓擁節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余据匈奴中郎將亦此

時方置未知并於匈奴中郎將果何時也校戶教翻

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

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

賢曰甯城縣名前書甯作寧寧

甯甯字通也杜佑曰甯城在焉州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吐敦城

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

子歲時互市焉

質音致

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

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

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
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
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
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
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奉音扶用翻

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初作壽陵 賢曰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義

也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

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

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謂赤眉入

長安惟霸陵不掘 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山陵陂池裁令流

水而已 賢曰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陂音普何翻池音徒何翻 使迭興之後與

丘隴同體 迭興謂易姓而王者 詔遣中郎將段彬 彬丑林翻 副校尉

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 地理志五

原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曰辟讀曰壁 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

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

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

中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宋白曰漢雲中故城在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趙武侯所築始置使匈奴

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莫韃左

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韓氏骨都侯當于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郎氏骨都侯

粟藉骨都侯凡五莫音郁韃居言翻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

自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更工衡翻五骨都侯皆死

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

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南匈奴傳黃金璽蓋綬賢曰盤音戾草名以戾草車馬金帛甲兵什器賢曰

染綬因以爲名別漢諸侯王制戾綠色縹紫青色音瓜璽斯氏翻綬音受車馬金帛甲兵什器賢曰

古之師行二五爲什食器之類必供之故曰什物什具今人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又轉河東米糒二萬

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糒音備令中郎

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弛刑者弛

刑徒也說文弓解曰弛此謂解其罪而輸作者處昌呂翻考異曰帝紀今年春使段彬賜璽綬置使匈奴中郎將據匈奴傳賜璽綬在

秋其置中郎將亦未知決在何時或者
今春置之至是更爲之約束制度耳單于歲盡輒遣奉奏

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

及闕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
闕音煙氏

支音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

民歸於本土
前此避匈奴內徙者令皆歸復本土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

城郭
將即亮翻下同治直之翻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

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上乃悔前

徙之
徙民見上卷十五年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

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

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
復扶

又翻因使段郴王郁留西河擁護之
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西河美稷杜佑曰汾

州隰城縣有美稷鄉即漢美稷縣也隰城漢之茲氏縣也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

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

常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

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

邏耳目偵丑鄭翻賢曰邏音力賀翻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

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鈔楚交翻還過亭候輒謝曰自

擊亡虜莫韃日逐耳莫於六翻韃居言翻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況薨五月丁丑

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去羌呂翻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

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熹為太尉

大司農馮勤為司徒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

自北地以東南部分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詣武威求和賢曰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帝召

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

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

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

矣復扶又翻下同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朗陵侯

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水經註揚虛縣屬平原漯水逕其東南河發源

於此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稽音啓虜

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

里死命縣在陛下懸讀曰懸下同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

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難得而易失易以歧翻墮讀曰墮今命

將臨塞厚縣購賞將即亮翻縣讀曰懸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

其左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

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

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

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疆賢曰黃石公即張良於下野圯上所見老父出一編書者舍

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舍讀曰捨故

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

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

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見論語且北狄尚疆而屯田警備傳

聞之事恆多失實極戶登翻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

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

兵事者上問趙熹以久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

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興續之次子石章之子續之嫡孫也是

歲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壽張縣屬東平國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壽

宏張宏帝舅也諡敬侯曰恭侯温公避國諱也考異曰袁紀宏皆作密今從范書宏為人謙柔畏慎每

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朝直遙翻下同上時掌翻

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逮及也不敢衆對宗族

染其化未嘗犯瀆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

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復扶又翻如有腐敗傷孝

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也同墳異藏自宏始

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

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

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謂以天下讓故優以大封

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虞之樂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鶡

尾屬虎賁中郎將旄頭注見前爾雅木謂之虞所以懸鍾磬也說文曰虞飾為猛獸虞音巨擬於乘輿乘繩證翻

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初馬援兄子壻王磐

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貲為游俠俠戶頰翻有

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

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磐字子石屏必郵翻而反游京

師長者賢曰長者謂豪俠者也余謂長者正指諸貴戚耳前所謂長者家兒可以概推用氣自行多

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

王侯邸第又復扶翻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

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

重開种持中翻重直龍翻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

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賢曰舊防

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之

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

得幸於沛王賢曰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

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

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更工衡翻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

其禍與讀曰豫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

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

就國濟子禮翻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

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原鹿縣屬汝南郡春

秋之鹿上也可任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

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

天下之賢才為于偽翻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

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

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乘繩證翻榮大會諸生

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

率西域諸國胡洛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三府

太尉司徒司空府也見賢遍翻下還掾翻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

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

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數術數也言入其術中也今北單于見南

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數所角翻下同又遠驅牛

馬與漢合市合市與漢和合為市也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

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

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

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

報答之辭令必有適賢曰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
余謂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

也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

謂呼韓邪舊約也上時掌翻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

于嘉之為于偽翻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

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

其後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

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事並見前紀今南單于

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

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長知兩翻背蒲
妹翻將即亮翻

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也惟思又以

北單于比年貢獻比毗至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

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

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

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

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

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

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韃丸一賢

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谷音鹿雜繒各四百匹斬

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

皆敗竽管二十六簧劉昫曰女媧氏造匏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爾

雅謂之巢大者曰竽小者曰和竽煦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

竽管二十六宮管在左和管十三宮管居中今之竽笙並以木代匏

而漆之無復入音矣瑟註見前空侯世本云空國侯所造劉昫曰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廟或曰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為笙篪或謂師賢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今案其

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願復裁賜賢曰言更請裁賜也余謂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復扶又翻念

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

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

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

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

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記孔子之言何事汚七十

二代之編錄賢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

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

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汗鳥故翻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

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復扶甲子上

幸魯濟南濟子禮翻閏月癸丑還宮有星孛于紫宮孛字

內翻 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為中山王 五月大

水 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魯冬十一月丁酉還宮

膠東剛侯賈復薨 諡法能補前過曰剛此直以賈復剛毅而諡之耳 考異曰本傳在三十二年今從袁紀

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

創 喪息浪翻數所角翻 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

勇節常自從之 常以復自從也 故復少方面之勳 少詩 沼翻 諸將每

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癸酉晦日有食之 蝗

京兆掾第五倫 倫之先齊諸田徙長陵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掾俞絹翻 領長安市

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

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 賢曰將謂州將說輸芮翻

將即亮翻 安能動萬乘乎 乘繩證翻 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工長 百官志王國官有禮樂長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工長主醫

藥永巷長主宮中婢使祠祀長
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長知兩翻

中元元年

洪氏隸釋曰成都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健閣碑其
未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止三十一

年次年改爲中元直書爲中元元年觀此所刻乃是雖別爲中元猶
冠以建武如文景中元後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

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倭國傳建武中元
二年來奉貢證据甚明宋荦公紀元通譜云紀志俱出范史必傳寫

脫誤學者失於精密以意刪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元是亦憲
章於此司馬公作通鑑不取其說余按考異温公非不取宋說也從

袁范書中元者從簡易耳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賢見

遍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

與語至夕復扶又翻帝謂倫曰聞卿爲吏筭婦公筭音彭不過

從兄飯寧有之邪過工禾翻從才用翻飯扶晚翻對曰臣三娶妻皆無

父少遭飢亂少詩照翻實不敢妄過人食衆人以臣愚蔽

故生是語耳帝大笑以倫爲扶夷長賢曰扶夷縣屬零陵郡故城在今邵州武

岡縣東北水經志夫夷縣在邵陵西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會古外翻守式又翻爲政

清而有惠百姓愛之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

九會命岱宗

風俗通曰岱始也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為五岳之長

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察河雒讖文

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

讖楚諧翻

於是張純等復

奏請封禪

復扶又翻史記集註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

上乃許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

金泥

元封故事武帝封禪故事也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

有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五尺廣三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

泥為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玉牒其中梁

松等爭以為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必五色

舊制

用石蓋各依方色也

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幸泰山辛

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

從從祀也從才用翻

用樂

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到山上

郭璞註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

更衣

易服乃卸事也更衣衡翻

晡時升壇北

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璽斯氏翻

訖太常命騶騎二千餘人騶側尤翻發壇上方石尚書令

藏玉牒已復石覆訖覆敷救翻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

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謂復故道而下山也夜半

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日乃訖甲午禪祭地於梁陰

梁父之陰也禪時戰翻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從從祀也從才用翻如元始中

北郊故事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 夏四月癸酉

車駕還宮己卯赦天下改元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紀年

通譜云据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紀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為繆

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上行幸長安五月乙丑

還宮 六月辛卯以太僕馮魴為司空魴符方翻乙未

司徒馮勤薨 京師醴泉湧出爾雅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又有

赤草生於水崖賢曰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週而復始郡國

頻上甘露

上時掌翻下同

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

集以傳來世

賢曰太史史官之長也撰雞免翻

帝不納帝自謙無德于

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

三蝗

冬十月辛未以司隸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

郡國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千一百二十八里訢許斤翻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

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

上時掌翻

遷呂太后廟

主于園

以呂太后幾危劉氏也賢曰園謂塋域也於中置寢

四時上祭

上時掌翻

十一月

甲子晦日有食之

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賢曰漢官儀明堂去

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鄉射禮辟

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漢宮闕疏曰靈臺高二丈十一明楊街之雒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

宣布

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

見四十卷建武元年

由是信

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

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

見賢遍翻

觀先王之所記述咸

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

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

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義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識

緯符命之類是也伎渠綺翻以欺惑貪邪誑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

哉註古賣翻又戶卦翻焉於虔翻遠于願翻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

術甚為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識記又

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賢曰言偶中也

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屏必鄂翻又卑正翻述五

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處昌呂翻帝謂譚

曰吾欲以識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識帝

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復扶又翻帝大怒曰桓譚非

聖無法將下斬之將資良翻持也領也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

出為六安郡丞

賢曰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余據郡國志建武十六年省六安國以其縣屬廬江郡

譚出為郡丞必不在是年通鑑因靈臺事併書於此

道病卒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

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傳會文致最差

貴顯

鄭興事見四十一卷七年明帝永平中賈逵上言左氏與圖識合明劉氏為堯後帝嘉之歷遷侍中領騎都尉其見信用傳讀

附曰世主以此論學悲哉達扶風人也

南單于比死

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鞬單于

鞬丁奚翻

帝遣使齎璽

書拜授璽綬賜以衣冠及繒綵

繒慈陵翻

是後遂以為常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戊戌帝

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

過日

中則長朝直遙翻

數引公卿郎將

數所角翻

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賢曰

分猶半也

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

間古竟翻

陛下有

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

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樂音洛

雖以征伐濟大業

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摠攬權

綱量時度力量音良度徒洛翻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

太平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

太子與諸王雜止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宮省即宮禁也

與百僚無別別彼列翻熹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

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

置邸洛陽唯得朝晡入臨臨臨哭也力鳩翻下同整禮儀嚴門衛賈公

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山陽王荆哭臨不哀而作飛

書令蒼頭詐稱大鴻臚郭況書與東海王彊言其無

罪被廢被皮義翻及郭后黜辱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

且曰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謂光武起於南陽舂陵之白水鄉也長知兩翻何

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故副主謂舊為太子也長知兩翻當為秋

資治通鑑四十四漢紀世祖光武皇帝十七中華書局聚

霜毋為檻羊

賢曰秋霜肅殺於物檻羊受制於人

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

為盜賊欲有所望何況王邪彊得書惶怖

怖普故翻

即執

其使

使疏吏翻

封書上之

上時掌翻

明帝以荆母弟

帝及荆皆陰后所生秘其

事遣荆出止河南宮

宮在河南縣

三月丁卯葬光武皇

帝於原陵

帝王紀曰原陵在臨平亭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水經註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大河逕其北

夏

四月丙辰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

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

小子

帝謙言年尚少壯思慮輕淺故須賢人輔弼賴恃也左右助也左右音佐佑

高密侯禹元功

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蒼為驃騎

將軍蒼懇辭帝不許又詔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

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賢曰四府掾史皆無四十人今特置以優之也驃匹妙翻掾俞絹翻

蒼嘗

薦西曹掾齊國吳良

百官志西曹主府史署用掾秩比四百石

帝曰薦賢助國

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

復扶又翻

同今以良為議郎 初燒當羌豪滇良擊破先零奪

居其地 羌無弋爰劍玄孫研居湟中至豪健羌中號其種為研種至研十三世孫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滇

良者燒當之玄孫也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而先零卑湍並皆強富滇良集諸雜種掩擊先零卑湍大破之奪居大榆中地

是始強滇音 滇良卒子滇吾立附落轉盛秋滇吾與弟

滇岸率眾寇隴西敗太守劉盱於允街 敗補邁翻賢曰允音鈇街音皆

屬金城郡故城在今涼州昌松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 於是守塞諸羌皆叛詔謁者

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 賢曰允吾縣名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廣武縣西

南允音鈇吾音牙杜佑曰西平郡龍支縣漢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縣 鴻軍敗沒冬十一月復

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馬武等二將軍四萬人

討之 監古衡翻 是歲南單于莫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

鞬單于 鞬丁奚翻

顯宗孝明皇帝上 幼名陽後改名莊伏侯古今註曰莊之字曰嚴諡法照臨四方曰明光武

第四子也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已下即以下孔穎達曰已與以字本同朝

于原陵如元會儀朝陵如元會儀事死如事生也朝直遙翻乘輿拜神坐乘繩證翻

坐徂臥翻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上時掌翻下同

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

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為常 夏五月高密元侯鄧

禹薨諡法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此特以鄧禹中興元功而諡之耳後世諡法始有茂德丕績曰元東海

恭王彊病上遣使者太醫乘驛視疾駱驛不絕驛傳遞馬

也左傳謂之乘駟者乘驛馬也西漢謂之置傳馳傳駱驛往來不絕也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

陽王延詣魯省疾省悉景翻戊寅彊薨臨終上書謝恩言

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言身既天死而子孫又貽上之

人憂慮也天於紹翻復扶又翻下同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息子也政其名猥當襲

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願還東海郡今天下新罹

大憂謂光武崩也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供居用翻養羊

亮翻數所角翻

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

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

賢曰津門維陽城南面西頭門也一名津陽門每門皆有亭李尤銘津門位未使大司空持節護喪

事百官志司空掌水土事大喪掌將校復土今使護藩王喪殊禮也贈送以殊禮詔楚王英

趙王栩北海王興及京師親戚皆會葬相况帝追惟

彊深執謙儉惟思也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遣

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斂力茅車瓦器物減於

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秦曰將作

少府景帝改爲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秋七月馬武

等擊燒當羌大破之餘皆降散降戶山陽王荆私

迎能爲星者與謀議冀天下有變帝聞之徙封荆廣

陵王遣之國郡國志廣陵在維陽東一千六百四十里遼東太守祭彤使偏

何討赤山偏氏高辛後急就章有偏呂何烏桓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鮮卑傳云偏何擊漁陽赤山

烏桓欽志賁蓋欽志賁本赤山種而居漁陽塞外也類翻大破之斬其魁帥帥所類翻塞外震讐

讐之類翻西自武威東盡玄菟郡國志武威郡在維陽西二千五百里玄菟郡在維陽東北四千里菟同

都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東平王

蒼以為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宜修禮樂乃與公

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光武建武二年立南郊中元元年立北郊於維

陽城北四里今定其冠冕車服制度漢官儀曰北郊壇在城西北角去城一里所及光武廟登歌八佾

舞數上之記曰歌者在人八八六十四人也佾音逸舞行列也上時掌翻

好時愍侯耿弇時音止諡法在國遭憂曰愍時國有大喪故以諡弇言與國同戚也弇古含翻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宗尊也尊而祀之以配上

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玉佩以行事漢官儀曰天子冠通天諸

侯王冠遠遊二公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

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

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玄衣纁裳周禮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三禮圖曰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為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董巴輿服志曰

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采乘輿

刺繡公卿已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服章天子郊廟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

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晉志曰周禮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

后王至庶人各有等差秦變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衿玄舊法掃地盡矣漢承秦故二百餘年未能有所制立及中興後明帝乃始采周官

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衮冕之服天子車乘冠服從歐陽氏說公卿已下從大小夏侯氏說禮畢登靈臺望

雲物春秋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杜預註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祭妖祥逆爲之備前書天文志曰歲正月日且至食爲麥

食至日跌爲稷跌至晡爲黍晡至下晡爲菽下晡至日入爲麻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所宜赦天下 三月

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儀禮曰大射之禮王將祭射宮擇士以助祭也張虎侯熊侯豹侯其制若今之射的

也冬十月壬子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

老桓榮爲五更更工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

杖紵直呂翻說文曰紵條屬青以爲美布故曰都紵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二寸長八寸公侯

三梁中二千石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又仲春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

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爾雅翼曰刻玉爲鳩置之杖端謂之鳩杖亦曰玉杖五更亦如之

不杖乘輿到辟雍禮殿乘繩證翻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

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

阼階道讀曰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

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

饋進食也醬食味之主故執之而饋執爵而酌酌音循又土覲翻祝鯁在前祝饘在

後饘一結翻食空氣不通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賢曰宋均曰三老老

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鄭康成曰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各以

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照明天下者都布布名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禮殿先聖先師也

阼階東階主階也賓階西階也賢曰醬醢也酌漱也所以潔口也陸德明曰以酒曰酌以水曰漱音義隱云飯畢盪口也音循老人食多

鯁饘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鯁饘也都布之美者也進賢冠古緇布冠也玉杖長七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

噎更工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說賢曰下說謂下

衡翻語而講說也諸儒執經問難於前難乃曰翻冠帶縉紳之人圍橋

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有水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云圍

橋門也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考異曰帝紀載詔文上言李躬而下獨封榮似脫

躬字榮傳袁紀詔獨言桓榮不及李躬今闕疑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

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

尚書於桓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

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門生受業

於門者也上親自執業執業猶執經也諸生或避位發難發難發疑難也難乃日翻

上謙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

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

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

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

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復扶

又翻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

首山之陽賢曰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

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為侍中上

以中山王焉郭太后少子太后尤愛之故獨留京師

至是始與諸王俱就國賜以虎賁官騎賢曰漢官儀騎騎王家名官騎

余據焉傳時賜以北軍胡騎百人便兵善射騶側尤翻恩寵尤厚獨得往來京師帝

禮待陰郭每事必均數受賞賜數所角翻下同恩寵俱渥

甲子上行幸長安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

何霍光帝過式其墓進幸河東癸卯還宮十二月

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獄死時羌滇吾叛滇岸來降林奏以

滇岸為大豪後滇吾復降林又奏其為第一豪帝怪其一種兩豪以詰林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下獄

稼林者融之從兄子也從才用翻於是竇氏一公兩侯三

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賢曰一公大司空也兩侯安豐顯親也四二千石衛尉城門校尉護

羌校尉中郎將也余據融傳融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東海王疆女化陽公主友子固尚光武女温陽公主自祖及

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及

林誅帝數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

病是歲初迎氣於五郊續漢書曰迎氣五郊之北四方之北各依其位中央之北在未壇皆

三尺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舞

如迎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北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

皆白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舞如迎秋新陽侯陰就

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

殺公主光武女賢曰酈縣屬南陽郡酈音櫟南單于汗死單于比之子適立

為醯僮尸逐侯鞬單于賢曰醯火奚翻

三年春二月甲寅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免 丙辰以

左馮翊郭丹為司徒 己未以南陽太守虞延為太

尉 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烜為太子賢曰烜音

丁達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宫能奉承陰

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

位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

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

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醉秦太

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賢曰纖介猶細微也

間隙也間古竟翻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

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見賢遍翻數所角翻下同輒加隆

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宮謂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

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冠古玩翻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

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賢曰大練大帛也杜預註左傳曰大帛厚繒也好呼到翻衣於

既翻裙不加緣緣俞緝翻朔望諸姬主朝請朝直遙翻望見后袍衣

疎蠶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

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平決也難平難決者也帝數以試后后

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

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

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

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

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

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

十二人 雲臺功臣之次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為一列馬成

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邳彤劉植王常李通竇融卓茂為一列此序其次不與前史合鐔音覃又音尋祭則介翻

蓋古志翻 銚音姚 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與讀曰預 夏四月

辛酉封皇子建為千乘王羨為廣平王 郡國志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

郡在維陽東千五百二十里地理志武帝征和元年置為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為廣平國郡國志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廣平國以其

縣屬鉅鹿郡賢曰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千乘今青州縣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北乘繩證翻 六月丁卯

有星孛於天船北 晉天文志大陵八星在胃北又北九星曰天船一日舟星所以濟不通也天漢西南行絡

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孛蒲內翻 帝大起北宮時天旱尚書僕射會

稽鍾離意會古外翻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

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營范書作榮女

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帝王記曰成湯大旱七年齋戒剪髮斷爪以己為犧牲禱於桑

林之社以六事自責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

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

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策詔者書詔於策也又敕大匠

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

說文曰雨所以澍注萬物故曰澍音注意薦全椒長劉平全椒縣屬九江郡賢曰今滁州縣詔

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

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行戶孟翻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

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

為明賢曰隱猶私也余謂隱者人耳目之所不及帝好以耳目窺其隱而發之好呼到翻公卿大臣數被

詆毀數所角翻下同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提讀如冒絮提文帝之提音大計翻

擲物以擊之也曳讀曰拽音奚結
翻拖也引也一說提曳讀皆如字
常以事怒郎藥崧藥姓崧名以

杖撞之撞直江翻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

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記曲禮之文鄭曰皆行容止之貌也賢曰穆穆美也煌煌盛也未聞

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

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爭讀曰諍數封還詔

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上疏曰陛下敬

畏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

臣不能宣化治職治直之翻而以苛刻為俗百官無相親

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爾雅曰雍雍和也至於感逆和氣以致

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

者鹿鳴詩小雅宴羣臣也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又曰我有旨酒以宴樂嘉賓之心樂音洛以人

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

時氣以調陰陽帝雖不能時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

之 秋八月戊辰詔改太樂官曰太子用讖文也賢

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故據璇璣鈴改之漢官儀曰太子樂令一人秩六百石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一曰太子樂

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四曰短簫鏡歌軍樂也

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苑說

曰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曰天其志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魯哀禍大天不降譴

春秋感精符曰魯哀公時政彌亂絕不日食政亂之類當致日食之變而不應者譴之何益告之不悞故哀公之篇絕無日食之異

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 冬十

月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光武建武六年改荆州

刺史郭賀官有殊政荆州統南陽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等郡上賜以三

公之服黼黻冕旒東漢之制冕冠垂旒前後邃延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敕行部去

襜帷爾雅曰襜帷蔽前襜帷者車之前帷也孔穎達曰襜帷山東謂之裳或曰潼容坻之詩曰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注帷裳潼容也

其上有蓋四方旁垂而下謂之檐行下孟翻去羌呂翻襜黃占翻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

德戊辰還自章陵 是歲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莎

車王賢以兵威逼奪于寘大宛媯塞王國

媯塞國塞種臨媯水而居

者因以為國名莎素禾翻寘徒賢翻宛於元翻媯居為翻塞悉則翻

使其將守之于寘人殺其

將君德立大人休莫霸為王賢率諸國兵數萬擊之

大為休莫霸所敗脫身走還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

矢死

敗補邁翻中竹仲翻

于寘人復立其兄子廣德為王廣德使

其弟仁攻賢廣德父先拘在莎車賢乃歸其父以女

妻之

復扶又翻妻七細翻

與之和親

為廣德殺賢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